美國大學不要我？ ■ 呆 果

曾經有一個老師告訴我：「能夠沒有後顧之憂的準備出國唸書是件幸福的事。」我當時是深深相信的，也覺得我掉進了連自己都沒有辦法相信的幸福當中，直到最近，我才發現事情好像不是這樣的。

生性懶惰的我當初認為只要找到一家負責任的留學代辦中心，那我就可以躺在家裡等美國研究所寄來的入學許可，所以我滿懷憧憬的見到代辦中心的顧問，還自以為幽默的說：「只要有學校要收留我就偷笑了。」沒想到他從那張大椅子中坐正了身體、推推眼鏡後疾言厲色的說：「人要有廉恥心，不要嘻皮笑臉的，要唸野雞學校就不用找我了！」頓時之間，我的羞恥心都被喚了回來，立刻將身體打直，表現出一付很有理想主義的準留學生樣。

要申請美國研究所都必須撰寫讀書計劃，我唯一有為自己讀書訂計劃的經驗就是在考大學聯考前的三個月，因為當時完全還沒開始唸書，為了給自己一個希望，所以訂出了連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會做到的計劃表，每當做不到或進度落後就再重新寫一個計劃，等到大學聯考考完，我已經可以出一本名叫「考前九十天、三十種讀書計劃」的書。顯然這次的讀書計劃不同於以往的兒戲，顧問舉各種原本遜遜的人因為讀書計劃而申請到長春藤盟校的例子來證明讀書計劃真的很重要，於是我絞盡腦汁寫了一份自己認為很中肯、很合乎時代潮流的讀書計劃交給了顧問審查。

顧問先是不發一語的看完之後嘆了一口氣說：「不行，妳看這一行文法很可笑，還有這一行意思模糊不清，還有這堆是廢話，全部都要重寫。」於是我陪著顧問一起嘲笑我花了好幾個晚上熬夜寫出的計劃。他又說：「妳也不要太

難過了，連台大第一名的一個學生都重寫了第四遍了。」我只好尷尬的說：「那依此類推，我可能要重寫十四遍。」我不得不承認這句話是有點誇張，但是他居然不置可否的點點頭表示同意，於是，我突發奇想的認為，如果到了第十四遍他真的還要求我要重寫，那我就把第一遍寫的再給他看一次，搞不好就通過了！

考托福是我的另一個惡夢，托福是由聽力、文法和閱讀測驗所組成的，滿分是六百七十七分，當然，對於這個滿分大家不要有太多期待，通常只要你報出自己的分數是六開頭的，你就可以感覺到周圍的人用一種仇視的眼光看著你。據說中國學生的文法和閱讀能力都很強，所以可以稍微彌補第一部份聽力的分數，但是，我的情形是聽力考得很爛，之後就兵敗如山倒，以前一直對自己英文能力頗有信心的我，經過了一次的托福考試，自己對英文所僅存的一點自信心已經蕩然無存了，還很深刻的記得爸在看到我的托福分數時快要腦充血的表情，從那一次以後，我就不斷的被提醒，如果托福再考不好，申請不到理想的學校，那我就休想拿家裡的一分錢出國唸書。

隨著申請截止日期的愈來愈逼近，我的情緒就愈來愈焦躁，每天都活在申請不到學校的恐懼下，現在才知道，原來出國唸書不再只是我一個人的事，我還背負了爸的期望和媽的面子，當所有的人都理所當然的認為你該優秀，你就沒有權利違背大家的期望，我開始質疑，出國唸書是我從小到大的夢想，英文一直是我最喜歡的科目，可是為什麼現在這兩樣卻讓我覺得很無力也很無奈？也許就如一個同學安慰我「如果覺得很痛苦，那是因為正在解決問題吧！」

接下來，顧問要我自己草擬老師的推薦信，我現在是連自己適不適合出國都開始質疑的人，會寫出什麼有建設性的推薦函來？但是，我還是極盡所能的在信中放大我的優點

，詳述我的成就，寫完後發現我的臉變好紅，若是不認識我的人看到這封信一定覺得我是個美輪美奐、文武合一、敦親睦鄰、兄友弟恭、智勇雙全的現代女青年，到了顧問手上，為了區別顧問和學生程度的不同，顧問用了更艱深的字彙來形容我那小小一丁點的成就，他還說：「寫這麼客氣做什麼，妳以為美國人有時間去推敲妳這麼寫的用意是在謙虛，其實你是很優秀的嗎？再重寫一次！」對於重寫這個要求我是一點也不陌生的，只是突然想到張愛玲的一句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衫子，爬滿了蝨子。」

各種關於如何申請到名校的小道消息在南陽街傳了開來，有人說某一家代辦中心只要給他們五萬元，你就可以坐在家裡等南加大的入學許可，也有人說在財力證明上表現得愈財大氣粗，美國大學看得就愈高興，更誇張的還有人說，只要對想申請的學校做出一些「貢獻」，就有可能申請到該所學校，我一定是被這些流言搞得失去理性，回家問我爸：「你要不要考慮捐贈個電梯還是書架什麼的給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反正你女兒現在是死馬當活馬醫了。」

儘管曾經質疑自己是否適合出國唸書，但終究我還是沒有勇氣放棄一直以來的夢想，雖然好幾次都覺得為了好多事爭得好累，好想休息，但這是我選擇的路，沒有人能代替，我必須自己走完它，我不知道還要走多久，也不知道還能支持多久，我甚至不敢回頭，恐怕失去舉步的勇氣，但我一直深信，突然有一天，我會豁然發現，我已經走過了最艱難的一段過程。